

夏丐尊

精品集



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精品集丛书

XIA GAIZUN

本书编委会 编

大师的魅力是永恒的。大师们的精品是性情的结晶，是思想的精髓，是语言的楷模，是文学的榜样。能窥得大师们的心路历程，得大师们行文结集之堂奥，以开我之心智，启我之文采，何乐不为？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夏丏尊

书精品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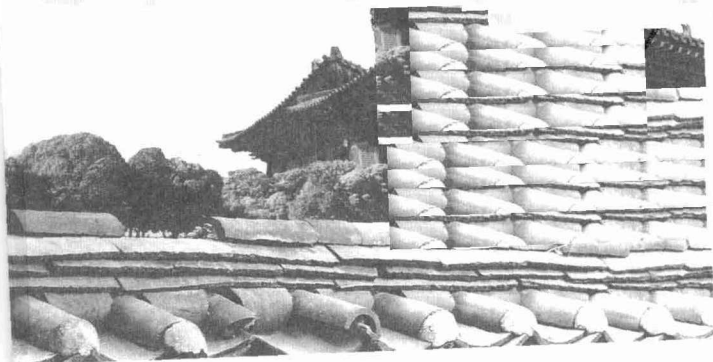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精品集丛书

XIA GAIZUN

本书编委会 编



大师的魅力是永恒的，
晶，是思想的精髓，是性情的结
样，能窥得大师们的心，是字的榜
之堂奥，以开我之心智，何乐不为？

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广州·上海·西安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夏丐尊精品集 / 《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精品集丛书》
编委会编著. —广州: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, 2009. 12

(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精品集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100 - 1456 - 7

I. ①夏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现代 IV. ①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16960 号

夏丐尊精品集

责任编辑: 陶 莎 张梦婕

责任技编: 刘上锦 余坤泽

出版发行: 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(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: 510300)

电 话: (020) 84451969 84453623

http: //www. gdst. com. cn

E-mail: pub@ gdst. com. cn, edksy@ sina. com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(通州区潞城镇七级工业大院 邮编 101117)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3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00 - 1456 - 7/I · 0184

定 价: 25.80 元

若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。



作者小传

夏丏尊（1886—1946），文学家，语文学家。名铸，字勉旃，后（1912年）改字丏尊，号闷庵。浙江上虞人。1886年6月15日出生。夏丏尊自幼从塾师读经书，1901年考中秀才，次年上海中西书院（东吴大学的前身）读书，后改入绍兴府学堂学习，都因为家贫未能读到毕业。1905年他借款东渡日本留学，先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，毕业前考进东京高等工业学校，但因申请不到官费，于1907年辍学回国。

1908年，夏丏尊任杭州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通译助教，后任国文教员。在语文教学上，他提倡白话文，是中国最早提倡语文教学革新的人。1919年他与陈望道、刘大白、李次九等3人积极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，推行革新语文教育，被称为第一师范的“四大金刚”，受到反动当局和守旧派的攻击，相继离校。

夏丏尊离开杭州后到长沙，在湖南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。1921年原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在家乡上虞创办春晖中学，夏应邀受聘返乡。同年他加入文学研究会，是文学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。其间，他翻译了《爱的教育》。1924年底，在发生了一场反对反动势力的学潮后，夏丏尊、匡互生、丰子恺、朱光潜等教师以及一批学生愤然离开春晖中学。

1925年，夏丏尊到上海，参与了立达中学（后改为立达学园）、立达学





会及该会杂志《立达季刊》、《一般》月刊的创办工作，同时兼开明书店的编辑工作。其间，他翻译了日本山田花袋的《绵被》，是中国最早介绍日本文学的翻译家之一。1927年他任上海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，1929年任开明书店编辑所所长，1930年创办《中学生》杂志。夏丏尊长期从事语文教育和编辑工作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1933年他和叶圣陶共同写成语言知识的读写故事《文心》，连载于《中学生》，次年由开明书店出版。该书被誉为“在国文教学上划了一个时代”。他还出版了《文艺讲座》、散文集《平屋杂文》等书，1936年被推为中国文艺家协会主席。

1939年他创办《月报》杂志，任社长，并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《救亡日报》编委。1937年抗战爆发，立达学园、开明书店皆毁于炮火，被迫内迁。夏丏尊因体弱多病留守上海，参加抗日后援会。他坚守气节，矢志不为日本人做事。1943年12月他被日本宪兵拘捕，后经日本友人内山完造营救出狱，但肺病复发，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严重摧残。1946年4月23日，他在上海病逝，墓葬上虞白马湖畔。

夏丏尊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，他的学术著作还有《文艺论ABC》、《生活与文学》、《现代世界文学大纲》及编著有《芥川龙之介集》、《国文百八课》、《开明国文讲义》等；译著有《社会主义与进化论》、《蒲团》、《国木田独步集》、《近代的恋爱观》、《近代日本小说》等。





目 录

自 叙

- 怯弱者 3
长 闲 11
猫 16
命相家 22
钢铁假山 25
整理好了的箱子 27
流 弹 29
黄包车礼赞 38
做了父亲 41
我的中学生时代 44
光复杂忆 49
紧张气氛的回忆 51
我之于书 53
白马湖之冬 55
两个家 57
试 炼 60
寄 意 62



夏

丐

尊

精

品

集

1



序跋与评论

《晚晴山房书简》序 65

读《清明前后》 66

怀人集

白 采 73

对了米莱的《晚钟》 75

读诗偶感 80

坪内逍遥 83

一个夏天的故事 86

鲁迅翁杂忆 88

弘一法师之出家 91

爱的教育

教育的背景 97

春晖的使命 101

近事杂感 103

彻 底 105

致文学青年 107

受教育与受教材 110

关于职业 114

怎样对付教训 118

一个从四川来的青年 124

“自学”和“自己教育” 127

读书与冥想

学斋随想录 135

一九一九年的回顾 136

并存和折中 138



夏

丐

尊

精

品

集

2



汉字所表现的女性的地位	141
中国的实用主义	144
读书与冥想	148
学说思想与阶级	151
闻歌有感	155
文艺随笔	160
知识阶级的运命	163
“中”与“无”	171
谈 吃	175
其实何曾突然	178
人所能忍受的温度	179
新年的梦想	182
文学的力量	183
蟋蟀之话	186
灶君与财神	190
春的欢悦与感伤	193
一个追忆	195
一种默契	197
幽默的叫卖声	199



夏

丐

尊

精

品

集

3

自
叙



怯弱者

一

阴历七月中旬，暑假快将过完。他因在家乡住厌了，就利用了所剩无几的闲暇，来到上海。照例耽搁在他四弟行里。

“老五昨天又来过了，向我要钱，我给了他十五块钱。据说前一会浦东纱厂为了五卅事件，久不上工，他在领总工会的维持费呢。唉，可怜！”兄弟晤面了没有多少时候，老四就报告幼弟老五的近况给他听。

“哦！”他淡然地说。

“你总只是说‘哦’，我真受累极了。钱还是小事，看了他那样儿，真是不忍。鸦片恐还在吸吧，你看，靠了苏州人做女工，哪里养得活他。”

“但是有什么法子罗！”他仍淡然。

自从老五在杭州讨了所谓苏州人，把典铺的生意失去了以后，虽同住在杭州，他对于老五就一反了从前劝勉慰藉的态度，渐渐地敬而远之起来。老五常到他家里来，诉说失业后的贫困和妻妾间的风波，他除了于手头有钱时接济些以外，一概不甚过问。老五有时说家里有菜，来招他吃饭，他也托故谢绝。他当时所最怕的，是和那所谓苏州人的女人见面。

“见了怎样称呼呢？她原是拱宸桥货，也许会老了脸皮叫我三哥吧。我





叫她什么？不尴不尬的！”这是他心里老抱着的顾虑。

有一天，他从学校回到家里，妻说：

“今天五弟领了苏州人来过了，说来见见我们的，才回去哩。”

他想，幸而迟了些回来，否则糟了。但仍不免为好奇心所驱：

“是什么样一个人？漂亮吗？”

“也不见得比五娘长得好。瘦长的身材，脸色黄黄的，穿的也不十分讲究。据说五弟当时做给她的衣服有许多已经在典铺里了。五弟也憔悴得可怜，和在典铺里时比起来，竟似两个人。何苦啊，真是前世事！”

老五的状况，愈弄愈坏。他每次听到关于老五的音信，就想象到自己手足沉沦的悲惨。可是却无勇气去直视这沉沦的光景。自从他因职务上的变更迁居乡间，老五曾为年过不去，奔到乡间来向他告贷一次，以后就无来往，唯从他老四那里听到老五的消息而已。有时到上海，听到老五已把正妻逼回母家，带了苏州人到上海来了。有时到上海，听到老五由老四荐至某店，亏空了许多钱，老四吃了多少的赔账。有时到上海，听到老五梅毒复发了，卧在床上不能行动。后来又听到苏州人入浦东某纱厂做女工了，老五就住在浦东的贫民窟里。

当老四每次把老五的消息说给他听时，他的回答，只是一个“哦”字。实际，在他，除了回答说“哦”以外，什么都不能说了。

“不知老五究竟苦到怎样地步了。既到了上海，就去望他一次吧。”有时他也曾这样想。可是同时又想到：

“去也没用，梅毒已到了第三期了，鸦片仍在吸，住在贫民窟里，这光景见了何等难堪。况且还有那个苏州人……横竖是无法救的了，还是有钱时送给他些吧。他所要的是钱，其实单靠钱也救他不了……”

自从有一次在老四行里偶然碰见老五，彼此说了些无关轻重的话就别开以后，他已有二年多不见老五了。

二

到上海的第二天，他才和朋友在馆子里吃了中饭回到行里去，见老四皱了眉头和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在谈话。





“老三，说老五染了时疫，昨天晚上起到今天早晨泻了好几十次，指上的螺纹也已瘪了。这是老五的邻居，特地从浦东赶来通报的。”他才除了草帽，就从老四口里听到这样的话。

“哦，”他一壁回答，一壁脱下长衫到里间去挂。

“那么，你先回去，我们就派人来。”他在里间听见老四送浦东来人出去。

立时，行中伙友们都失了常态似地说东话西起来了。

“前天还好好地到此地来过的。”张先生说。

“这时候正危险，一不小心……”在打算盘的王先生从旁加入。

老四一进到里间，就神情凄楚地说：

“说是昨天到上海来，买了二块钱的鸦片去。——大概就是我给他的钱吧！——因肚子饿了，在小面馆里吃了一碗面，回去还自己煎鸦片的。到夜饭后就发起病来。照来人说的情形，性命恐怕难保的了。事已如此，非有人去不可。我也未曾去过，有地址在此，总问得到的。你也同去吧。”

“我不去！”

“你怕传染吗？自己的兄弟呢。”老四瞠目说。

“传染倒不怕，我在家里的时侯，请医生打过预防针了。实在怕见那种凄惨的光景。我看最要紧的还是派个人去，把他送入病院吧。”

“但是，总非得有人去不可。你不去，只好我一个人去。——一个人去也有些胆小，还是叫吉和叔同去吧。他是能干的，有要紧的时候可以帮帮。”老四一壁说一壁急摇电话。

果然，吉和叔一接电话就来，老四立刻带了些钱着了长衫同去了。他只是懒懒地靠在沙发上目送他们出门。行中伙友都向他凝视，那许多惊讶的眼光，似乎都在说他不近人情。

他自己也觉得有些不近人情，自恨自己怯弱，没有直视苦难的能力，却又具有着对于苦难的敏感。身子虽在沙发上，心已似飞到浦东，一味作着悲哀的想象：

“老五此刻想来泻得乏力了，眼睛大约已凹进了，据说霍乱症一泻肉就瘦落的。——不，或者已气绝了。……”

他努力要把这种想象压住，同时却又引起了联想，纷然地回忆起许多



夏

丐

尊

精

品

集

5



往事来：记到儿时兄弟在老屋檐前怎样玩耍，母亲在日怎样爱恋老五，老五幼时怎样吃着嘴讲话讨人欢喜，结婚后怎样不平，怎样开始放荡，自己当时怎样劝导，第一次发梅毒时，自己怎样得知了跑到拱宸桥去望他，怎样想法替他担任筹偿旧债。又记到自己幼时逢大雷雨躲入床内，得知家里要杀鸡就立即逃避，看戏时遇到《翠屏山杀嫂》等戏要当场出彩，预先俯下头去，以及妻每次生产时不敢走入产房，只在别室中闷闷地听着妻的呻吟声默祷她安全的光景。又记得二十五岁那年母亲在自己手腕上气绝时自己的难忍，五岁爱儿患了肺炎将断气时虽嘶了声叫“爸爸来，爸爸来”，自己不敢走近去抱他，终于让他死在妻怀里的情形。

种种的想象与回忆，使他不能安坐在沙发上。他悄然地披上长衣，拿了草帽无目的地向外走去。见了路上的车水马龙，愈觉着寂寥。夕阳红红地射在夏布长衫上，可是在他却时觉有些寒噤。他荡了不少的马路，终于走入一家酒肆，拣了一个僻静的位子坐下。

电灯早亮了，他还是坐着，约莫到了八点多钟，才懒懒地起身。他怕到了老四行里，得知恶消息，但不得消息又不放心。大了胆到了行里，见老四和吉和叔还未回行，又忐忑不安起来：

“这许多时候不回来，怕是老五已经死了。也许是生死未定，他们为了救治，所以离不开身。”这样自己猜忖。

老四等从浦东回来已在九点钟以后。

“你好！这样写意地躺在沙发上，我们一直到此刻才算‘眼不见为净’，连夜饭都还未下肚呢！”吉和叔一进来就含笑带怒地说。

他一听了吉和叔的责言，几乎要辩解说：“我在这里恐怕比你们更难过些。”可是终于咽住。因为从吉和叔的言语和神情，推测到老五还活着，紧张的心绪也就宽缓了些。

“病得怎样？不要紧吗？”他禁不住一见老四就问。

“泻是还在泻，神志尚清，替他请了个医生来打过盐水针，所以一直弄到此刻。据医生说温度已有些减低，救治欠早，约定明晨再替他诊视一次，但愿今夜不再泻，就不要紧。——我们要回来，苏州人向着我们哀哭，商量后事，说她曾割过股了，万一老五不好，还要替他守节。却不料妓女中竟有这样的人。——老五自己说恐怕今夜难过，要我们陪他。但是地方真





不像个样子，只是小小的一间楼上，便桶风炉就在床边，一进房便是臭气。我实在要留也不能留在那里，只好硬了心肠回来。”

吉和叔说恐受有秽气，吃饭时特叫买高粱酒，一壁饮酒一壁杂谈方才到浦东去的情形：说什么左右邻居一见有着长衫的人去，就大惊小怪地围拢来，医生打盐水针时，满房站满了赤膊的男人和抱小孩的女人，尽回复也不肯散，以及小弄堂内苍蝇怎样多，想到自己祖父名下的人落魄到住这种场所，心里怎样难过。他只是托了头坐在旁边听着。等到饭毕，吉和叔回去了，他还是茫然地坐在原处不动。

“我预备叫车夫阿兔到浦东去，今夜就叫他陪在那里，有要紧即来报告。再向朋友那里挑些大土膏子带去。今夜大约是不要紧的，且到明天再说吧。”老四一壁说，一壁就写条子问朋友借鸦片，按电铃叫车夫阿兔。

“死了怎样呢？”他情不自禁地自己唧咕着说。

“死了也没有法子，给他备衣棺，给他安葬，横竖只要钱就是了。世间有你这样的人！还说是读书的！遇事既要躲避，又放不下，老是这样粘缠！”

老四说时笑了起来。他也不觉为之破颜，自笑自己真太呆蠢，记起母亲病危时妻的话来：

“你这样夜不合眼，饭也不吃，自割自吊地烦恼，倒反使病人难过，连我们也被你弄得心乱了。你看四弟呵，他服伺病人，延医，买药，病人床前有人时，就偷空去睡，起来又做事，何尝像你的空忙乱！”

老四回寓以后，他也就睡，因为睡不着，重起来把电灯熄了。电灯一熄，月光从窗间透入。记起今夜是阴历七月十五的鬼节，不禁有些毛骨悚然，似乎四周充满了鬼气似的。

三

天一亮，车夫阿兔回来，说泻仍未止，病势已笃，病人昨天知道老三在上海，夜间好几次地说要叫老三去见见。

他张开了红红的眼，在床上坐起身来听毕车夫阿兔的报告。

“哦！知道了！”





他胡乱地把面洗了，独自坐在沙发上，拿了一张旧报纸茫然地看着，心里不绝地回旋：

“这真是兄弟最后的一会了……但正唯其是兄弟，正唯其是最后一会，所以不忍。别说他在浦东贫民窟里，别说还有那个所谓苏州人，就是他清清爽爽地在自己老家里，到这时我也要逃开的……可惜昨天没有去。昨天去了，不是也过去了吗？昨天不去，今天更不忍去了。……不过，不去又究竟于心不安。……”

这样的自己主张和自己打消，使他苦闷得坐不住，立起身来在客堂圆桌周围只管绕行！一直到行中伙友有人起来为止。

九时，老四到行，从车夫阿兔口中问得浦东消息，即向他说：

“那么，你就去一趟吧。叫阿兔陪你去好吗？”

“我不去！”他断然地说。

兄弟二人默然相对移时。浦东又有人来急报病人已于八时左右气绝了。

“终于不救！”老四闻报叹息说。

“唉！”他只是叹息。同时因了事件的解决，紧张的心情反觉为之一宽。

行中伙友又失起常度来了，大家聚拢来问讯，互相谈论。

“季方先生人是最好的，不过讨了个小，景况又不大好。这样死了，真是太委屈了！”一个说。

“他真是一个老实人，因为太忠厚了，所以到处都吃亏。”一个说。

“默之先生，早知道如此，你昨天应该去会一会的。”张先生向着他说。

“去也无用，徒然难过。其实，像我们老五这种人，除了死已没有路了的。死了倒是他的福。”他故意说得坚强。

老四打发了浦东来报信的人回去，又打电话叫了吉和叔来，商量买棺木衣衾，及殓后送柩到斜桥绍兴会馆去的事。他只是坐在旁听着。

“棺材约五六十元，衣衾约五六十元，其他开销约二三十元，将来还要运送回去安葬。……”老四拨着算盘子向着他说。

“我虽穷，将来也愿凑些。钱的事情究竟还不算十分难。”

吉和叔和老四急忙出去，他也披起长衣，就怅怅无所之地走出了行门。



夏

巧

尊

精

品

集

8



四

当夜送殓，次晨送殡，他都未到。他携了香烛悄然地到斜桥绍兴会馆，是在殡后第二日下午，他要动身回里的前几点钟。

一下电车，沿途就见到好几次丧事行列，有的有些排场，有的只是前面扛着一口棺材，后面东洋车上坐着几个着丧服的妇女或小孩。

“不过一顿饭的工夫，见到好几十口棺材了。这几天天天如此，人真不值钱啊。”他因让路，顺便走入一家店铺买香烟，那店伙自己在唧咕着。

他听了不胜无常之感。走在烈日之中，汗虽直淋，而身上却觉得有些寒栗。因了这普遍的无常之感，对于自己兄弟的感伤反淡了许多，觉得死的不是自己的兄弟。

进了会馆门，见各厅堂中都有身着素服的男女休息着，有的泪痕才干，眼睛还红肿，有的尚在啜泣。他从管会馆的司事那里问清了老五的殡所号数，叫茶房领到枢厂中去。

穿过圆洞门，就是一弄一弄的枢厂。厂中阴惨惨地不大有阳光，上下重叠地满排着灵柩，远望去有黑色的，有赭色的，有和头上有金花样的，两旁分排，中间只有一人可走的小路。他一见这光景，害怕得几乎要逃出，勉强大着胆前进。

“在这弄里左边下排着末第三号就是。和头上都钉得有木牌的，你自去认吧。”茶房指着弄口，说了就走了。

他才踏进弄，即吓得把脚缩了出来。继而念及今天来的目的，于是重新屏住了鼻息目不旁瞬地进去。及将至末尾，才去注意和头上的木牌。果然找着了。棺口湿湿的似新封未干，牌上写着的姓名籍贯年龄，确是老五。

“老五！”他不禁在心里默呼了一声，鞠下躬去，不禁泫然落下泪来，满想对棺祷诉，终于不敢久立，就飞步地跑了出来。到弄外呼吸了几口大气，又向弄内看了几看才走。

到了客堂里，茶房泡出茶来。他叫茶房把香烛点了，默默地看着香烛坐了一会。

“老五！对不住你！你是一向知道我的，现在应更知道我了。”这是他

